

唐宋文醇

() 乾隆钦定·御选·御评 ■

卷 上

出版社

序

不朽有三，立言其一。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，若是乎言之文者，乃能立于后世也。文之体不一矣，语文者说亦多矣。群言淆乱，衷诸圣当必以周孔之语为归。周公曰：“言有序。”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无序固不可以达，欲达其辞而失其序，则其为言，奚能云粼波折而与天地之文相似也？然使义则戔戔，而言有枝叶，妃青媲白，雕琢曼辞，则所谓八代之衰已。其咎同归于无序而不达。

抑又有进焉。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，其志已荒，文将奚附？是以孔子又曰：“言有物。”夫序而达，达而有物，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。昌黎韩愈生周汉之后几五百年，远绍古人立言之轨，则其文可谓有序而能达者。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，如布帛之可以暖人，菽粟之可以饱人，则李瀚所编七百篇中，犹且十未三四，况昌黎而下乎甚矣。

文之至者不易得也。明茅坤举唐宋两朝中昌黎、柳州、卢陵、三苏、曾、王八大家，荟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，迄今操觚者脍炙之。本朝储欣谓茅坤之选，便于举业而弊即在是，乃复增损之，附以李习之、孙可之为十大家，欲俾读者兴起于古，毋只为发策决科之用，意良美矣。顾其识之未衷而见之未当，则所去取与茅坤亦未始径庭。朕读其书，嘉其



意而亦未尝不惩其失也。

夫十家者，谓其非八代骈体云尔。骈句固属文体之病，然若唐之魏郑公、陆宣公其文亦多骈句而辞达理诣，足为世用，则骈又奚病？日月丽乎天，天之文也；百谷草木丽乎土，地之文也。化工之所为，有定形乎哉？化工形形而不形于形，而谓文可有定形乎哉？顾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！

勅几之暇，偶取储欣所选十家之文，录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，合而编之，以便观览。夫唐宋以来，名儒硕士有序有物之嘉言，固不第十人已矣。虽然尝鼎一脔，亦足以知道，腴之可味，况已斟其雉膏哉！

乾隆戊午秋九月御笔



卷一 昌黎韩愈文一 杂著

原 毀

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，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为人也，多才与艺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，曰：“彼，人也；予，人也。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；周公，大圣人也，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！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；即其新，不究其旧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，易修也；一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？



今之君子则不然，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，不计其十；究其旧，不图其新。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？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。吾未见其尊己也。

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尝试之矣。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说于言，懦者必说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已！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！

【御评】

《语》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”《记》曰：“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，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。是故圣人之制行也，不制以己，使民有所劝勉、愧耻以行其言。”昌黎作《原毁》，其言古之君子者，盖本诸此也。宋范忠宣谓：“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。”张横渠又谓：“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，心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。”则又出于昌黎而鼻祖于《礼记》孔子之语。反是，则昌黎所谓今之君子者矣。既穷其情状，又抉其本原，如大禹铸鼎，使民知神奸，其于天下后世所以诏告而警戒者深矣。顾于古之君子之所以



为是者，未暇究论其本原也。夫为是者，又复有本有原，圣人无己，靡所不已。是故制行不制以己。古君子之以舜、周公自责者，岂蘄己之名与舜、周公埒哉！其于人则曰“能有是，是亦足者”，岂绝人以舜、周公而蘄己之高出一世哉！凡以谓为天下国家而不至于舜、周公，则理不可得而至也。天下国家不可以独理，而必期于舜、周公其人然后与共理，则将旷世无一人而不可得而待故也。且也寸涔尺泽与渤澥之水无差，部娄蚁封与泰华之土奚别，积水成海，积土成岳，一人之小仁小义、小材小艺，足以治一事、理一邑。迨其众也，万事治，天下理，则舜、周公之仁义材艺，固无以加，斯正舜、周公之所以为舜、周公也。于戏！由乎无己者，天下万世靡所不已，而又奚毁焉？由乎私己者，天下万世皆与己为敌为对，莫不可毁，而天下万世之毁乃并集于己矣。人欲尊己者，其何所从也。

对 禹 问

或问曰：“尧舜传诸贤，禹传诸子，信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

“然则禹之贤不及于尧与舜也欤？”曰：“不然。尧舜之传贤也，欲天下之得其所也；禹之传子也，忧后世争之之乱也。尧舜之利民也大，禹之利民也深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？”曰：“舜如尧，尧传之；禹如舜，舜传之。得其人而传之，尧舜也；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，禹也。舜不能以传禹，尧为不知人；禹不能以传子，舜为不知人，尧以传舜为忧后世，禹以传子为虑后世。”

曰：“禹之虑也则深矣。传之子而当不淑则奈何？”曰：“时益以难理。传之人则争，未前定也；传之子则不争，前



定也。前定虽不当贤，犹可以守法；不前定而不遇贤，则争且乱。天之生大圣也不数，其生大恶也亦不数。传诸人得大圣，然后人莫敢争；传诸子得大恶，然后人受其乱。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，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，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。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，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。”

曰：“孟子之所谓‘天与贤，则与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’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孟子之心，以为圣人不苟私于其子，以害天下。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。”

【御评】

尧舜，创也；禹，因也。删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《帝王世纪》等书虽不足信，然使尧以前皆传贤，则尧授舜、舜授禹，乃大经通义，又何为创见而夸美？足知尧以前犹传子，而禹亦犹行古之道也。禹亦犹行古之道，则万章曷问？曰：周衰处士横议，如伊尹割烹，孔子主痈疽、寺人瘠环。齐东之语亦多矣，此亦其类也。且《尧典》放齐有子朱启明之请，《益稷谟》大禹有丹朱殄世之戒。若非尧以前亦传子，斯曷以称焉？然使孟子举是说以折之，则人必谓传天下，必尧舜乃为，至是禹变其道以从古为非，无乃仍无解于德衰之惑欤！且顺天从民之义亦不著也！观昌黎之说，实能补孟子之所未言。虽然，民者，天之心也。虑民之深而得民之心，即为得天之心。原其本而推其极致，则亦仍无越乎孟子“天与贤，则与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”之义欤！

杂 说 一

龙嘘气成云，云固弗灵于龙也。然龙乘是气，茫洋穷乎



玄间，薄日月，伏光景，感震电，神变化，水下土，汨陵谷，云亦灵怪矣哉！

云，龙之所能使为灵也。若龙之灵，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。然龙弗得云，无以神其灵矣，失其所凭依，信不可欤！异哉！其所凭依，乃其所自为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云从龙。”既曰龙，云从之矣。

【御评】

李光地曰：此条寄托至深，取类至广。精而言之，则如道义之生气，德行之发为事业，文章皆是也。大而言之，则如君臣之遇合、朋友之应求，圣人之风兴起于百世之下，皆是也。

杂 说 二

善医者，不视人瘠肥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。善计天下者，不视天下之安危，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。天下者，人也；安危者，肥瘠也；纪纲者，脉也。脉不病，虽瘠不害，脉病而肥者死矣。通于此说者，其知所以为天下乎？夏、殷、周之衰也，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。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，纪纲存焉耳！秦之王天下也，无分势于诸侯，聚兵而焚之，传二世而天下倾者，纪纲亡焉耳！是故四支虽无故，不足恃也，脉而已矣；四海虽无事，不足矜也，纪纲而已矣。忧其所可恃，惧其所可矜，善医善计者，谓之天扶与之。《易》曰：“视履考祥。”善医善计者为之。

【御评】

“忧其所可恃，惧其所可矜，善医善计者，谓之天扶与之”四句，或以上二句读断，而以“善医善计者，谓之天扶



与之”二句连读，或以“善医善计者谓之”为句，而以“天扶与之”别为一句，承上起下。两者俱若未合。当以“善医善计者”作足上二句之辞。盖“善医善计者，必忧其所可恃，惧其所可矜也”，特倒文耳。其曰：“谓之天扶与之”者何？《记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操则存，心存则人存；舍则亡，心亡则人亡。天人之际，呼则同呼，吸则同吸，谓之呼吸相通者，犹远也。使恃其所可恃，矜其所可矜，则方寸之中骄泰之气积焉，维清于穆之所不居。是语所谓“以恶实心而弃其精传”，所谓“天守之鉴而益其疾”也。惟能忧能惧者，天之明命不离于顾缩之间，自必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，故曰谓之“天扶与之”。言知忧知惧若此者，即是“天扶与之”也。犹恐未明，故又申之曰：“视履考祥，善医善计者为之。”夫“忧其所可恃，惧其所可矜”，固“视履考祥”之实际矣。韩子可谓明于《易》而达于治天下之要者欤！

杂 说 三

谈生之为崔山君传，称鹤言者，岂不怪哉！然吾观于人，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，将愤世嫉邪长往而来者之所为乎？昔之圣者，其首有若牛者，其形有若蛇者，其喙有若鸟者，其貌有若蒙俱者，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，可谓之非人耶？即有平胁曼肤，颜如渥丹，美而狠者，貌则人，其心则禽兽，又恶可谓之人邪？然则观貌之是非，不若论其心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。怪神之事，孔子之徒不言。余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，故题之云尔。

【御评】



述孟子几希之旨，开濂洛关闽之先。

杂 说 四

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；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。

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尽粟一石；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马也，虽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饱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？

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尽其材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，执策而临之，曰：“天下无马。”呜呼！其真无马邪？其真不知马也！

【御评】

皋陶举治天下二大端曰：“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”知人居其先焉。一部《论语》以知人终先圣先师之明训。如此，诚能知人，将治天下如运之掌矣。虽然，人固不易知。知人固不易，易三复斯文，栗然冰渊，“怒如调饥。”

读 荀

始吾读孟轲书，然后知孔子之道尊，圣人之道易行，王易王，霸易霸也，以为孔子之徒没，尊圣人者孟氏而已。

晚得扬雄书，益尊信孟氏。因雄书而孟氏益尊，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！

圣人之道不传于世，周之衰，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，



纷纷藉藉相乱，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。然老师大儒犹在。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，扬雄氏而止耳。

及得荀氏书，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。考其辞，时若不粹，要其归，与孔子异者鲜矣。抑犹在轲、雄之间乎！

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笔削《春秋》，合于道者著之，离于道者黜去之。故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无疵。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，附于圣人之籍，亦孔子之志欤！孟氏醇乎醇者也，荀与扬大醇而小疵。

【御评】

伊川程子云：荀卿才高而其言多过，子云才短而其言多失，然皆未免夫驳者也。退之以大醇归之，盖韩子待人以恕。樊汝霖云：《荀子》二十三篇，其《非十二子》篇以子弓并仲尼，谓子思、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。其《性恶》篇谓人之性恶，礼义生于圣人之伪。此其牴牾不合于道而公所欲削者欤？又云：韩子说荀扬大醇是泛说，与田骈、慎到、申不害、韩非之徒观之，则荀扬为大醇。

读鹖冠子

《鹖冠子》十有九篇，其辞杂黄老、刑名。其《博选》篇“四稽五至”之说，当矣，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，功德岂少哉！《学问》篇称“贱生于无所用，中流失船，一壶千余”者，余三读其辞而悲之。文字脱谬，为之正三十有五字，乙者三，灭者二十有二，注十有二字云。

【御评】

樊汝霖曰：西汉《艺文志》有《鹖冠子》一篇。笺云：



‘楚人居深山，以鹖鸟羽为冠。’而《唐志》云：‘《鹖冠子》三卷。’岂汉时遗缺，至唐而全耶？汉唐皆以为道家者流。公谓其使施于国家功德岂少？而柳子厚作《辨鹖冠子》则曰：‘得其书而读之，尽鄙浅言也。’二公所见，不同如此。

读仪礼

余尝苦《仪礼》难读，又其行于今者觥寡。沿袭不同，复之无由，考于今，诚无所用之。然文王周公之法制，粗在于是。孔子曰“吾从周”，谓其文章之盛也。古书之存者希矣。百氏杂家尚有可取，况圣人之制度邪？于是掇其大要，奇辞奥旨著于篇，学者可观焉。惜乎，吾不及其时进退揖让于其间，呜呼盛哉！

【御评】

夏以忠，殷以质，周以文。说者谓忠敝而救以质，质敝而救以文。是未达而强为解者也。忠者衷也，忠实有之，必形于外，忠不能不为质也。质者干也，干既茂盛，必灼其华，质不能不为文也。譬如幼而长，长而壮。其可曰：幼敝而救以长，长敝而救以壮哉！文王曰：“盥而不荐、有孚颙若。”洵乎，文之必尚乎忠也。周公曰“白賁无咎。”孔子曰“致饰然后亨则尽矣。故受之以剥。”洵乎，文之必本乎质也。周衰，诈伪萌生，忠质尽丧，徒存其文。夫徒存其文则文非其文也。况乎世远言湮，时移世变，传经者，讹易于煨烬之余；传容者，沿袭于时师之谬。始则皮之不存而毛无所附，继而虎豹之毛，化为犬羊之毛。而所为文非其文者，亦紊而不可考哉！此韩愈所以读《仪礼》，而谓今无所用，顾犹有爱于圣人之制度者也。欲本三代之遗意，以为天下国家



必衷之于忠，以求天理、民彝之自然，期忠得而渐具其质，或庶几焉。不此之务而徒从事于文，不知文固非其文也。此新室、荆舒之用《周礼》，所以亡汉而乱宋也。

读 墨 子

儒讥墨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。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，《春秋》讥专臣，不上同哉？孔子泛爱亲仁，以博施济众为圣，不兼爱哉？孔子贤贤，以四科进褒弟子，“疾殁世而名不称”，不上贤哉？孔子祭如在，讥祭如不祭者，曰：“我祭则受福。”不明鬼哉？

儒墨同是尧、舜，同非桀、纣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，奚不相悦如是哉？余以为辩生于末学，各务售其师之说，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

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。

【御评】

朱子谓：学者必知孟子归斯受之之意，然后识公《读墨》之旨。伊川程子谓：孔墨相用之说，为甚不可。盖韩愈之意，悯后世经生家各务售其师之说，而不求诸心，不衷于理，距杨墨于门墙之外，而为杨墨于门墙之中。外犹恃其中之存，中则无复外之迹，其为害也，更有甚焉。是以著说以矫之。岂果贤墨而与孟子相刺谬哉！况夫墨为孔用，则其墨亦孔；孔为墨用，则是孔非墨。孔子为鲁司寇，鲁诸臣自三家以下，安得尽易其位而后为治耶？鲁之诸臣尚犹可用，而有不用墨子者哉！《上同》、《兼爱》、《上贤》、《明鬼》，皆本《汉书艺文志》所著墨家者流之所长。



获麟解

麟之为灵，昭昭也，咏于《诗》，书于《春秋》，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，虽妇人小子，皆知其为祥也。

然麟之为物，不畜于家，不恒有于天下。其为形也不类，非若马、牛、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然。然则虽有麟，不可知其为麟也。角者吾知其为牛，鬣者吾知其为马，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，吾知其为犬、豕、豺、狼、麋、鹿，惟麟也不可不知。不可知，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。

虽然，麟之出，必有圣人在乎位，麟为圣人出也。圣人者必知麟，麟之果不为不祥也。

又曰：麟之所以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圣人，则谓之不祥也亦宜。

【御评】

李翱书此文赠陆絳云：“韩愈非兹世之文，古之文也，其词旨意适，则孟轲既没，亦未见有过于此者。”

进学解

国子先生晨入太学，招诸生立馆下，诲之曰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方今圣贤相逢，治具毕张。拔去凶邪，登崇峻良。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。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。盖有幸而获选，孰云多而不扬？诸生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兹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；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。抵排异端，攘斥佛老；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；寻坠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；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谓有劳矣。沈浸浓郁，含英咀华，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。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，周诰殷盘，佶屈聱牙，春秋谨严，左氏浮夸，易奇而法，诗正而葩，下逮庄骚，太史所录；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；长通于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。然而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。跋前踖后，动辄得咎。暂为御史，遂窜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见治。命与仇谋，取败几时。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虑此，而反教人为？”

先生曰：吁！子来前。夫大木为杗，细木为桷，欂櫨侏儒，榑筲楸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马勃，败鼓之皮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。登明选公，杂进巧拙，纡余为妍，卓犖为杰，校短量长，惟器是适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。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。荀卿守正，大论是弘。逃谗于楚，废死兰陵。是二儒者，吐辞为经，举足为法，绝类离伦，优入圣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！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，言虽多而不要其中，文虽奇而不济于用，行虽修而不显于众，犹且月费俸钱，岁靡廩粟。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。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促促，窥陈编以盗窃。然而圣主不加诛，宰臣不见斥，兹非其幸欤！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财贿之有亡，



计班资之崇庠，忘己量之所称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楹，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，欲进其豨苓也。

【御评】

孙樵曰：玉川子《月蚀诗》、韩吏部《进学解》，莫不拔地倚天，句句欲活，如赤手捕修蛇，不施襍勒，骑生马，急不得暇，莫可捉搦。李光地曰：此体文，此篇与扬子《解嘲》，千载称绝矣。《解嘲》中云：“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，观雷观火，为盈为实，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，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”此段是全释丰卦义。炎炎者，火也。隆隆者，雷也。当其隆隆炎炎以为盈且实矣。然丰卦雷居上，则是天收其声；火居下，则是地藏其热。此其盛不可久，而灭且绝之征也。丰之义如此。故卦爻俱发，日中之戒，至穷极则。曰：“丰其屋，蔀其家，窥其户，阒其无人。”即扬子所谓“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也。”扬子是变《易》辞象以成文。然自辅嗣以来，未有知之者。故此卦之义，至今不白也。此篇谨严、浮夸、奇法、正葩等字，并极群经要眇。故末有不精于经术而能行文者。

师 说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终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！欲人之无惑也难矣！古之圣



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；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益圣，愚益愚；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！

爱其子，择师而教之，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。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师焉，或不焉，小学而大遗，吾未见其明也。

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，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”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谀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复可知矣！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

圣人无常师，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，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

【御评】

洪迈曰：柳子厚《答韦中立书》云：“今之世不闻有师，独韩愈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，作《师说》，因抗颜而为师。愈以是得狂名。”又《报严厚舆书》云：“仆才能、勇敢不如韩退之，故又不为人师。人之所见有同异，吾子无以韩责我。”余观退之《师说》云：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”其言非好为人师者也。

